



“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!”63岁的熊祖华,左脚腐烂,无法正常行走,从1976年七月初八来到这里至今未出过麻风村。

36年久等回家之路

文/记者 张文杰 图/实习记者 李健

永州道县黄皮冲。有一座36年闭锁的麻风村。从进入到离开,这一个多月,我的心一直留在了闭锁的麻风村里。初访村庄,时近小年。村庄里年味渐浓,我却听见北风凛冽。我听见了那些貌似狰狞的肢体上沉淀的苦痛。而那里苦涩却温暖的爱,也让我知道,纵使我们再卑微,只要坚守,终会开花结果。

九疑山崎岖的山路上,我迎面碰到了第一个病人,帽檐下隐约露出一张有些狰狞的脸,被麻风侵蚀脸部皮肤后留下的道道疤痕、皱褶,像狮子一样;扭曲的右手紧攥着一根竹杖,右腿蹒跚着,每往上爬一步,右手臂就绷紧、颤抖。同行者告诉我,“这是村长周祥富,他的症状算轻的。”周祥富轻喘着,“村里没有信号,我们只晓得你们今天要来,就来接你们了。”

36年。他们守在这里,许多人甚至没有走出过村口。

在村里,听到最多的三个字:想出去。

熊祖华,年前左脚不小心感染了,要避免病情恶化必须截肢,他总看着窗外,不停喃喃道:“一直没出去过,想看看外面。”

杨青女,最后进村的病人,手脚仍有溃疡。采访时,反复说着:我想家,想回去看看孙女。

最早进村的何富秀已截瘫多年,她的眼神空洞洞的,只是嘶哑地说着两个字:“回家”。

暮色沉重,我们离开时,村民打着灯为我们送行。

这个1957年建成的村庄,从几个人,到最多时的200多人,到现在几十个人。他们像黑夜里的乡路,泥泞崎岖。也像送行的灯,夜色冷重,生命温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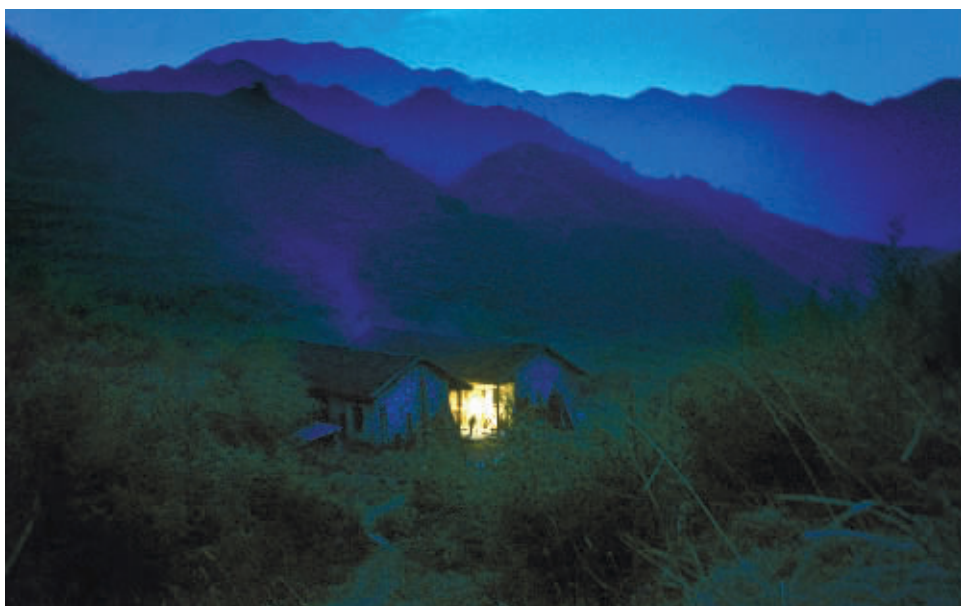
(详见本报3月21日A17、A18版报道)

『麻风村再调查守护者』后续



◀ 肉、香烟、油豆腐倒在一块门板上,称重、记账,商贩陈培军一个月进村三次,结账一次,坚守承诺3年。没有陈培军,村里人不光吃不上肉,什么也买不到……

▼ 这里深山重重,封闭偏僻,夜色冷重,但生命依然温亮,就像这团灯火。



长期无人来看望,他们已习惯了孤独,熊祖华坐在太阳底下,脚边的几只猫是他的伴。



彭徐英的家既是卧室、客厅,又是厨房。生火煮饭时,整个房间烟雾弥漫。



78岁的欧阳,记不清哪年女儿来看过他一次。“不希望女儿来看我。”但梦里总会想起女儿。